

第一章 命案現場

吳桂花睜開眼，發現喉頭一陣火辣辣的疼，腦袋上好像蒙著一塊軟綿綿的布，悶得人喘不上氣來。她好不容易把那布拽開，發現自己竟躺在地上，一張圓凳在她旁邊骨碌碌地轉。圓凳的正對面是一扇窗戶，窗戶破了個大洞，一陣狂風灌進來，吹得那掛在上面的破紙唰啦唰啦地響。

不是……她的兒呢？她的孫呢？她鮮亮又軟乎的鴨毛被呢？她漂亮又氣派的二樓小洋房呢？哪怕她死了，陰曹地府閻羅殿總不見得比她幾十年前住的老房子還寒酸吧？

吳桂花不是那沒見過風浪的老太太，怔了半天，回過神來，她抖著手先把自己摸了摸——活的，熱的；她又站起來轉了兩圈——腿腳靈便，行動自如！

她都癱在床上大半年了，迴光返照也不至於連腿腳都一起吧？真是活見了鬼！

吳桂花一農村老太太，自然沒讀過網路小說，好在活了這麼些年，多少長了見識，她很快鎮定下來。

這間房黑乎乎的，除了那條之前纏在她脖子上，亮得刺眼的白布，她看什麼都朦朦朧朧的，只隱約瞅得出個形狀，而且屋裏又陰又冷，還散發一股霉味。

吳桂花不怕黑，眼睛老花十來年了，晚上摸黑起夜也沒摔著，就是這白布條加上那倒得可疑的紅凳子，這閻羅殿怎麼看都像是自縊現場。

她平時沒事看看電視，學了不少新鮮事，心裏犯著嘀咕，眼睛一頓，一點金光躍進她的視線，只是那金光並不刺眼，反而霧煞煞的，像起了毛邊，看著有些怪。藉著這點光，她的眼睛稍微適應了黑暗，發現金光上面是一張床，床上四根立柱斷了一根，上面的紗帳塌下來，把那點金光埋在最底下。

難怪剛剛看那金光不對勁，原來上面蒙著好幾層紗。

吳桂花急著用那金光照明，也沒多想，蹲下身直接摸索過去，那床看著不大，卻寬敞得很，那金光掉在裏面一時還搆不著，她索性三兩下把垂下來的紗扯到一邊，整個人都鑽了進去，半天摸到一件涼冰冰的東西，喜得一個挺身——摸到了！就在這時，她的背好像碰到了什麼東西。

外面也傳來說話的聲音，「您放心吧，奴婢親自看著她上路的，屍首還在裏面。」那聲音刻意壓得很低，但聽得出來，是個年紀不大的小姑娘。

這話聽著怎麼這麼不對勁呢？吳桂花身體往裏縮了縮，伸出手將輕紗重新擋在面前。

「嗯，妳這次差事辦得好，我會跟娘娘說，讓她早點把妳調過去。」這是個中氣有些不足，稍顯細弱的男人聲音。

「多謝公公，您放心，我到了娘娘那兒，一定會好好孝敬娘娘。」

開門聲響起之後，有人挑著燈籠走進來，吳桂花的視線中湧入很多雙黑色鞋子，一雙粉色繡荷花的和一雙青布鞋站在最前面，離她的眼睛最多只有一尺遠。

「人呢？」那細弱的男聲尖銳，應該是那個穿青布鞋的。

吳桂花皺眉，這聲音怎麼聽著娘娘的？

「我、我不知道，剛才還在這！」穿粉荷花鞋子的驚恐道：「公公，您看這白綾

斷了，會不會有人聽見聲音，把貴妃娘娘救了下來？」

「妳剛剛才說，妳是看著她嚙氣的。」穿青布鞋的陰森森道：「她現在已經不是吳貴妃了。妳叫她貴妃娘娘，莫不是還在顧念舊主，所以捨不得她去死，偷偷把她藏了起來？」

穿粉荷花的嚇哭了，「公公，我對天發誓，她真的死了！我一看見她嚙氣，就去娘娘那尋您去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！」

穿青布鞋的冷笑道：「那現在屍首不在，難道是詐屍了？」

他話音剛落，燈火齊齊一暗，漆黑的夜裏，不知哪裏傳來一聲淒厲的嗥叫！

殿裏立刻一連串的抽氣聲，穿粉荷花的小丫頭最沒用，她「啊」的大叫一聲，整個人軟倒下來，吳桂花看見地上濕了一小塊，一股難聞的尿騷味隨即竄進鼻子。

「這聲音怎麼聽著這麼嚇人呢？」有人抖著嗓子說。

穿青布鞋的往旁邊退了一步，厲聲罵道：「一群沒用的東西！夜梟的叫聲都分不清！」

「對對對，我怎麼忘了？這裏離獸苑不遠，一定是夜梟在叫，一定是。」穿粉荷花的連聲說著，爬了起來，「我、我再去找找看，這裏經常死人，說不定是哪個粗使宮人看見，把她抬了出去。」

穿青布鞋的顯然不再信任她，「等等，妳跟他一塊去！」

吳桂花趴在床底下，看見穿粉荷花的跟穿黑鞋子的出了門。

這時，屋裏還剩下兩個穿黑鞋子的，穿青布鞋的在屋裏來回踱著步。

聽到這裏，吳桂花已經把這幾人的對話消化得差不多了，她現在應該是借屍還魂到了這個吳貴妃的身上，穿青布鞋的叫王公公，像是吳貴妃的死對頭派來的人，來確認她死沒死透。要是發現她沒死，聽這王公公的口氣，只怕不介意再送她一程，反正東西都是現成的。

琢磨著這些，吳桂花後知後覺地想到了一個問題——這些人說什麼貴妃、什麼公公的，怎麼聽著像電視裏的宮鬥戲似的？

她來不及多想，又聽一個人問——

「公公，現在我們怎麼辦？」

王公公說：「你去把看殿的老劉叫來。」在那人離開後，他低聲囑咐另外一人，「你去找個僻靜地，跟小李子兩個，把琉璃那丫頭解決了。」

那人訝道：「您剛剛不是說，要調她去娘娘身邊嗎？」

王公公低罵道：「你傻了嗎？吳氏對她不薄，結果吳氏一失寵，她轉頭就給吳氏下瘋藥，眼睜睜看吳氏去死。娘娘何等人物，身邊豈能容這背主的狠毒奴才？何況讓她辦點事，這麼大個人她都看不住，這等蠢貨留著有什麼用？」

這話裏的含意，讓吳桂花禁不住打了個哆嗦。

「那……吳氏這裏的東西……」

「她手裏的東西輪得著你惦記？看不出來你小子挺貪啊。」

「公公，您別誤會，我不是惦記她的寶貝。她一個瘋婦，便是有什麼好東西，只怕早就叫劉公公跟琉璃搬光了吧？我是想說，娘娘不是交給我們任務，讓我們把

她——」

王公公一口截斷，「這事用得著你操心？娘娘自有安排。」

沒一會兒，又一個諂媚的聲音口稱「王公公」，過來請安。

王公公問他，「之前叫你多留意這兒，今天晚上，你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知道，知道，吳貴妃——瞧我這張嘴，我是說罪人吳氏今晚在這間殿裏投繯自盡，怎麼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你都看清楚了？」

「看得清清楚楚！王公公，您的話我什麼時候怠慢過？琉璃那丫頭跑出去後，我還特意進來親自查過，看見罪人吳氏那舌頭伸得那麼長，臉上盡是——」

「行了行了，沒讓你說這些。你就說，吳氏死沒死？」

「死了！絕對死了！人掛在上面都不動了，怎麼可能沒死？對了，怎麼沒看見吳氏的屍首？難道是王公公你們已經先處置好了？」劉公公總算發現了不對勁。

「什麼叫我們處置好？我告訴你，吳氏的屍首不見了！我問你，我們來之前，還有沒有別人來過？」

劉公公失聲道：「不見了？這怎麼可能？王公公，我可是聽您的吩咐，一直守在這兒沒敢動過！」

「你當真沒動過？」

「我、我真沒動過……我就是中間去了趟茅房，總不能有人趁我去茅房的時候把這屍體偷走了吧？」

王公公不知想到什麼，臉色一變，「不好！」

「怎麼了？」其他人紛紛發問。

「你記住，今晚我沒來過這兒！」王公公急匆匆往外走，「有人知道吳氏今晚死……叫人看到我們在這兒，牽扯到娘娘身上就說不清了，快走！」

劉公公跟上去，「那公公，您之前答應過我的，幫我籌謀個位置的事……」

說話聲漸去漸遠，「你著急什麼，我說過，給我辦好了這事，少不了你的好處。等著吧，明天記得別說岔了……」

片刻時間，吳桂花的冷汗已經打濕幾層衣裳，大殿裏早就恢復了黑暗，她趴在床底下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地上透進來一小片不規則的亮光，吱呀一聲，門又開了，一條細長的黑影子穿過亮光走了進來。

進來的是劉公公，他嘴裏叨叨著「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」，開始在殿裏翻箱倒櫃。沒一會兒，又是他的大罵聲，「晦氣！那女人把寶貝都藏哪去了？」

吳桂花屏住呼吸，眼睛眨也不敢眨，看那條細長的影子往她的方向移動，蓋住了她面前唯一的光，不由攥緊手裏的東西。這一晚上死而復生，又聽見這麼多陰謀，虧得她老太太久經風雨穩得住，否則怕早叫那姓王的發現，再死一回了。

好不容易活第二回，甭管她是怎麼活過來的，吳桂花絕對不想再死第二回！

想想那口沒來得及吃上的雞蛋糕，還是她小兒子大半夜的敲開人家鋪子的門，苦求人家賣了他一斤，結果她一口沒吃著，就死到這兒來了！

嫩黃的雞蛋糕配著熬得稠稠的小米粥，得多香呢！不能想、不能想了……要是誰不讓她活，她就先送誰見閻王！

吳桂花咬牙發著狠，感到頭頂上的木板一沉，是劉公公爬上了床。

床板一陣咯吱亂晃，忽然劉公公不知道碰到了哪裏，他大叫一聲滾下床，顫聲說：

「貴妃娘娘，我知道您有冤，可我也是受人指使，害您的是別人，您、您別來找我！別來找我！」他連滾帶爬地跑了出去。

他在床上看見了什麼？

吳桂花忍住心裏的好奇，忽然覺得有些不對勁，腦袋微側，冷不防對上一雙綠幽幽的眼睛！

她心臟禁不住緊緊抽縮，整個人頓時彈了起來！

「咚！」

吳桂花的腦袋重重磕在床板上，也正好截斷了她差點喊出來的那聲尖叫。只是這一下磕得不輕，她覺得腦袋裏嗡嗡叫，眼前一個勁發黑，差點暈過去。

就這一瞬間，那雙可怕的綠眼睛不見了。

吳桂花這才發現，那雙眼睛的主人只是整個身體隱沒在黑暗中，才給人一種只有一雙眼睛的感覺——好吧，即使是這樣，也夠嚇人了。

看劉公公那模樣，肯定是剛剛這傢伙嚇的，但以她模糊看見的影子判斷，那應該只是一隻黑色的動物，至於是什麼，她沒看清。

經過那一嚇，估計劉公公今天也不敢再過來了。吳桂花在床底下趴了半夜，實在是冷得堅持不住，索性爬了出來。

殿裏經過劉公公剛剛的搜尋，已經亂得沒地落腳，吳桂花踢開掉了一地的衣裳、細軟，走到窗邊展開手掌，就著窗前的那點月光看被她抓了許久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，一看差點沒喜歪了嘴，原來是一根口銜明珠，金光燦爛的大金釵！

吳桂花激動得一口咬下去，是真金子！她這輩子沒見過這麼亮、這麼大的金子！不對不對，那是上輩子的事了。

想到不知躲到哪去的劉公公，吳桂花捧著那根大金釵，硬是捂著嘴，喜得蹦了老高，這輩子一來就撿著這麼大的金子，老天爺祚待我真不錯！

樂了大半天，她總算想起來一件大事，把自己仔仔細細地從臉摸到腳。

皺紋沒了，假牙沒了，白頭髮沒了，白內障沒了，風濕痛老寒腿也沒了！連滿嘴的假牙全都換成真的！哈哈哈哈哈，老天爺祚真是我親爺爺！

激動歸激動，吳桂花也明白，金子再好，但不能吃、不能喝，也沒法解決她現在的難題。

她想了想，重新鑽回床底下，搗鼓片刻，從床板下拖出一口小匣子。剛剛趴在那下面時，她就覺得後背硌著一個東西，原來是它。不知道是吳貴妃還是那個叫琉璃的宮女幹的，這只小匣子用幾根絲緞纏起來，穿過床板正中的縫隙綁縛著，被牢牢固定在床板下。

哪怕是鑽進來檢查，看得不仔細，也很容易漏過它。

難怪劉公公第一回進來沒找到，畢竟床前還吊著一具屍體，沒點膽子，誰敢往床

底下鑽？

這小匣子高不到兩掌寬，寬不足三掌長，白銅包角，正當中掛著一把同樣材質的大鎖，提上去沉甸甸的。這麼沉，劉公公找的寶貝肯定在這箱子裏！

吳桂花撥弄兩下那鎖，鎖頭撞擊箱子，在靜悄悄的夜裏發出好大一聲鈍響。

她登時不敢動了，但把箱子放在這肯定不行，誰知道劉公公什麼時候會返回？他自個兒說的，他助紂為虐害死了原主，還想拿走原主的寶貝，想得美！

那把它藏哪呢？吳桂花抱著箱子轉悠兩圈，終於有了主意。

這間屋子有兩扇窗戶，前窗開了個大洞，跟門在一個方向，後窗同前窗相對，用了木插銷門死。吳桂花撥開插銷打開窗戶看了看，後面是一小塊空地，不知道原來是幹什麼的，現在長了一院子尺多長的蒿草。

吳桂花不捨地摸摸身上穿著的勾金鑲銀的好衣裳，把它脫下來，再拔下插了一腦袋的首飾，換上那套被捲在鋪蓋卷裏頭，松花綠滾卍字邊的細布衣裳，這衣裳下襬齊臀，是件長馬甲的樣式，下半身是條同色的撒腳褲子，又輕便又耐磨，穿上它，吳桂花心裏先有了一半的底。

吳桂花握著那根大金釵，打開門悄悄找到劉公公的棲身處，地上濕漉漉的，顯然是剛下過雨。

劉公公住的地方很好找，就在院子大門的耳房裏，離吳貴妃死的房間隔著一扇照壁。

他屋裏點著好幾盞燈，正抱著被子瑟瑟發抖，嘴裏不停地念著佛經。

吳桂花忽然玩心大起，她噘起嘴唇，從喉管中發出一長串「咯咯咯」的怪笑聲。照壁那頭的耳房一陣亂響，劉公公嗚嗚幾聲，竟然被嚇哭了！

吳桂花肚皮都快笑破，她飛快回到之前的房間，從後窗翻出去，把那只箱子和脫下來的衣裳放在蒿草叢裏藏好，往手上吐兩口唾沫，瞅準靠院牆邊的那棵大槐樹，三兩下爬上去。

她站在大槐樹高處的枝桠上，將這一帶的地勢盡收眼底，朝南的那一面被一大片竹林擋著，西邊是一片湖，朝北的那一面也是一大片房舍，除了多面照壁外，跟她這間挨著的院子相比大些，也是荒草枯樹，看著比吳貴妃住的院子荒涼多了，而朝東的那一面則是一條鋪著花崗岩地磚的夾道，夾道兩邊有兩面紅牆，丈許高的紅牆頂端是黑色的瓦片微微反光。

吳桂花上輩子在首都的大閨女家住時，去過好幾回故宮，看到這兩面紅牆，她對自己剛剛在床底下聽到的話再無疑慮。這不是戲文，不是臨死前作夢，她恐怕真的是借屍還魂，回到古代成了倒楣鬼吳貴妃。

這時，夜風送來幾聲讓人直起雞皮疙瘩的唳叫聲。

夜深人靜，突地聽見這樣的怪聲，換個人恐怕膽子都要嚇破。但吳桂花是誰？年輕的時候，她為了掙口飯養活幾個孩子，什麼苦活沒幹過，什麼夜路沒走過？怪事嘛，自然也遇過幾樁，但她自認行得端坐得正，沒幹過虧心事，就是真有鬼她也不怕！

因此，她看見頭頂上那雙綠油油的眼睛時，還笑著打了聲招呼，「小東西，你也

跑這來了？」

「小東西」咧開嘴露出兩顆尖牙，對她「喵」的一聲，蹦上牆頭，幾個跳躍之後，消失在茫茫黑暗之中。

果然是隻小黑貓。

吳桂花羨慕地盯著小黑貓在黑夜裏遠去的身影，她想跟著去，可這牆足有五六公尺高，不怕摔死的話也不是不可以。她苦惱著，順手從大槐樹垂下的枝條上擻了兩把槐花，一把一把地往嘴裏塞。

皇宮這地方跟電視裏演的一樣，真是危險！要是有機會能逃出去就好了。

吳桂花估計現在應該是春夏交接之際，因而她擻下的槐花中夾著少許槐米，味道有些苦，她全不在乎。

原主不知道多久沒吃飯，之前趴在床底下的時候，吳桂花生怕肚子叫被那幾個人發現。現在坐上了這大樹杈，這裏地勢高，外面有什麼動靜都可盡入眼底，她才覺得有了一分安心，連這甜中帶苦的槐花落進嘴裏吃起來也別有一番風味。

上輩子她的牙早掉光了，用假牙吃東西跟用真牙吃東西，能一樣嗎？吳桂花享受著返老還童，身輕體健的快樂，覺得渾身上下充滿了幹勁。

把枝椏上的槐花都捋得差不多，吳桂花又探索了一番這棵樹，發現上面還藏著兩個鳥窩，但都只剩下幾根鳥毛、幾坨鳥屎。她想起剛剛從樹上跳走的小黑貓，微微一笑，溜下樹把藏在蒿草叢裏的小箱子和衣裳分別轉移到鳥巢中。

期間，院牆外面有兩隊巡邏兵走過。

隨後，她窩在槐樹上打了個盹兒，再醒來時，東邊已乍起萬道金光，太陽升起來了。

這一整天，劉公公上午出門後，趁他不在，吳桂花下了一回樹，到吳貴妃死的那座殿中翻出些有用又不惹眼的東西帶出來，還在院子裏拔了一捆蒿草。

此後，她就一直以那棵樹齡足有百年的老槐樹為據點，手裏編著草繩，順便觀察著附近的情況。期間劉公公被大捆著帶回來一次，來人把前後院仔細翻查了一遍，要不是吳桂花穿的這件綠衣裳跟樹葉顏色差不多，她又做過簡單的偽裝，早該被人發現了。

第二章 秦司簿登門

快到太陽下山的時候，吳桂花用蒿草編的草繩總算大功告成，她把草繩一頭繫上槐樹，另一頭吊出牆外，她就順著滑了下去。

經過一天的觀察，吳桂花早發現她隔壁的院子沒人住。不，應該說這一片院子，包括附近的湖和林子都幾乎無人踏足，除了中午那會兒有一隊穿著紅衣的侍衛巡邏走過，就沒有其他人再朝這裏來。

她下了牆頭，直奔南邊那片湖，在樹上曬著太陽蹲了一整天，她吃槐花是不太餓，但是再不喝水，她馬上就要渴死了！

這片湖應該另外連接有好幾處活水，因為吳桂花看到的湖水顏色並不渾濁，時有數尾紅魚在湖中嬉戲，可惜現在太陽下沉到快看不見了，不然她還能就著水波照一照看看自己現在長啥樣，既然能當貴妃，應該長得不算差。

吳桂花拿吳貴妃房裏找到的水甕灌滿水，小心地濾掉上面漂浮的腐葉等雜質，看看湖裏的魚，她嘿嘿笑了兩聲，從懷中扯出一團絲線和一枚帳鉤，用絲線打了個漂亮的結，把帳鉤穿進結裏，絲線的另一端繫在一條細長的樹枝上，一把簡易的魚竿就做成了。

她又在湖邊的濕土中找出幾條蚯蚓穿在帳鉤上，這樣，魚餌也有了。

銀色的帳鉤在半空中劃出一條漂亮的弧線，穩穩沉入水中。

吳桂花滿懷希望，喝水的時候她都看清楚了，湖裏的魚不少，她隨便釣兩條上來，今明兩天的飯就有著落了。

太陽快走到地平線下時，吳桂花有了收穫，一條半尺來長的魚甩著尾巴被她帶出了水面。

吳桂花喜笑顏開，拿出在吳貴妃房間找到的小刀，在湖邊把魚殺了，手腳麻利地將絲線穿進魚嘴，拎起來往回走。這鯉魚就算剖去內臟也有兩三斤重，省著點吃，明天一天都不用為食物發愁了！

從後院回去之前，吳桂花繞到正門看了眼。

那裏果然有鐵將軍把門，還貼了封條，漆跡斑駁的朱色大門匾額上，從右往左依次寫著「重華宮」三個字。

這地方破得四處漏風，也是一座宮殿？

吳桂花覺得長了見識，順道去隔壁院子看了看，那邊的門開在另外一側，比重華宮略小一些，門上沒有匾額，有點像一個大院子隔成兩邊，而隔壁院子的門一樣只是重華宮的側門。

不過那扇小門外面沒上鎖，吳桂花伸出手，想了想又縮回去，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錯覺，她總覺得那扇門裏有點異味，雖然裏面什麼聲音都沒有，但經驗告訴她，最好不要貿然行動。

看看月亮已經上升到了樹梢，按照常理，夜晚的巡視比白天更嚴謹，她得趕緊回去，要是被人捉到她在外面亂走，事情就大條了，她還是拽著魚，通過大槐樹回到了之前住的地方。

劉公公不知道還回不回得來，就算宮裏還會派其他人到這兒來守著，也不可能會是今天晚上，這一個晚上的安全應當可以保證。

坐在小風爐前生火時，吳桂花還在想隔壁院子那關著門都蓋不住的臭味。

這風爐就擺在耳房外面，只夠熱一熱飯菜，煎個茶用，除此之外還堆著一小堆木炭。劉公公屋裏應該還有米麵鍋碗，但吳桂花沒鑰匙，又不敢貿然砸鎖，只能從窗洞裏望了兩眼。

因為沒有鍋，火生起來時，吳桂花在魚肚子上用小刀劃了兩刀，將就著用一根樹枝把魚串上，魚肚子裏塞滿了她在湖邊採的薄荷和林子邊上找到的兩棵野蔥，最後她拿幾根樹枝支起簡易的烤架，把魚架上風爐烤製。

沒過多久，魚皮漸漸焦黃捲曲，雪白的魚肉藏在魚皮之下若隱若現，吳桂花按住肚子裏的饞蟲，把魚翻過兩回，直到魚皮兩面都變成誘人的金黃色，她才將它取下來，聞著這誘人的味道，不顧燙地從最嫩的魚肚子上撕下一塊肉，放入口中。

鮮！

儘管條件有限，這條魚沒有放鹽，但魚肉本身就鮮甜嫩滑，用野蔥去除腥味之後，味道更為鮮美，尤其炭火的烘烤將薄荷的清涼均勻地滲透進魚肉，令這火氣極重的烤魚多了一絲清爽。

吳桂花從不知道，沒有油、沒有鹽的魚嘗起來也這麼好吃！好吃到讓她有點想掉眼淚。

兒女總嫌她在菜裏放太多鹽，可老年人舌頭鈍，不攔多點鹽，她吃不出味啊！多少年了，她的舌頭又能嘗著這麼豐富的味道了！

不成不成，這麼高興的時候，她可不能哭。吳桂花昂起頭，想眨掉眼眶裏那點濕意，忽然一愣。她對面的牆上，那隻小黑貓悄無聲息地蹲在牆頭，一雙綠瑩瑩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她手上的魚，時不時舔舔嘴巴。

看見魚肉在她嘴邊不斷消失，小黑貓竟然弓起身子，彷彿極為著急的樣子。

看見小傢伙這麼有靈性，吳桂花有些好笑地晃了晃手裏的魚，「想吃嗎？」

小黑貓尾巴尖一顫，身子反而往後縮了一下。

返老還童之後，吳桂花的童心好像也重新冒了頭，她壞笑兩聲，「給你吃一點也不是不行，你準備拿什麼當報酬？」

話音一落，小黑貓像是被她氣著了一樣，「喵」的一聲，扭著身子躍下了牆頭。

吳桂花不以為意，把吃剩的半條魚放好，開始低頭收拾魚刺，不知道重華宮什麼時候還會有人過來，她可不能留下這裏有人來過的證據。

將將把最後一枚魚刺包好，「砰」一聲，一塊木頭被摔在她面前。

吳桂花嚇了一跳，小黑貓不知何時下了地，揚著腦袋，見她盯著牠發呆，上前一步，前爪搭上那塊木頭，不耐煩地又「喵」了一聲，那模樣彷彿在說：報酬在這兒呢，拿魚來！

很多人肯定會說，這貓成精了。活得長些就是這點好，不管啥怪事，就算沒見過也聽過。這麼聰明的貓，吳桂花六十多歲那會兒也養過一隻，跟牠一樣，是隻黑貓，否則昨天晚上那種情況，只憑一個照面她心裏怎麼就有譜呢？

想起那隻走了好幾年的老夥計，吳桂花決定大方一點，估摸著小黑貓的食量，撕了小半塊魚肚子拋給牠，「喏，吃吧。」

小黑貓跳起來，張嘴準確地咬住魚肉，兩隻綠眼睛瞪著她看了一會兒，扭身躡上牆頭，又不見了。

吳桂花不覺得有什麼，她的小二黑也是這樣，不愛吃她的剩飯，不愛在她面前吃飯，吃飯非得盛在盤子裏，洗澡還只用那一個牌子的沐浴乳，活得比人都講究。這小黑貓再講究，能講究得過她的小二黑？

把廚餘帶到院子裏挖個坑掩埋起來，吳桂花拍拍手站起身，忽然覺得不對勁，猛地扭回頭，那小黑貓不知何時竟又躡了回來，伸出爪子，看姿勢是想扒她剩下的那半條魚。

吳桂花怪喝一聲，小黑貓耳朵一抖，頭也不回，壓低身子就要往草叢裏逃！這熟悉的姿勢，熟悉的動作……

「小二黑，回來！」上輩子老夥計的名字衝口而出，吳桂花沒好氣喝斥，「瞧你這沒出息的樣，沒吃飽吱個聲，又不是不給你吃。」

吳桂花不是那什麼好東西都攢著捨不得用的老太太，何況小黑貓昨晚無意中還救過她一次哩，對「救命恩貓」，當然更不能小氣了。

小黑貓一雙綠眼眨了眨，彷彿極為羞慚的樣子，果真停下來不逃了。

她越發覺得好笑，提起那半條魚，逗牠道：「你一塊木頭換我半條魚，這生意做得真不賴。」

小黑貓「喵」的一聲，扭過身子，兩隻爪子在那堆木柴裏刨了刨，竟把那塊木頭又扒出來，又仰頭衝她「喵喵」直叫。

吳桂花烤魚的時候，天已經完全黑了，她只知道小黑貓給了她一塊木頭，卻沒有細看就把它掃進了柴禾堆。此時再看，立刻發現了不對，急忙拿到手裏，藉著月光細細看過，那木頭上了清漆，被磨得極為光滑，不是一塊單純的木頭，把它翻過來看，上面橫一豎四地刻著幾行字，橫著的是「尚宮局」這三個字，豎著的四行分別為「重華宮」、「一等宮女劉八珠」、「至豐三年生」、「面白臉圓，左耳下有紅痣」。

「這難道是腰牌？你從哪兒弄來的？是要給我用的嗎？」吳桂花驚喜不已，恨不得抓著小黑貓讓牠馬上交代個清清楚楚。

她看過那麼多宮廷電視劇，知道腰牌是出入禁宮最要緊的東西，有它在，自己就相當於有了個身分證。但喜悅過之後，即刻想到了最關鍵的問題——

「可這上面將出生年月和相貌刻得這麼清楚，除非我也是圓臉，還長得白，跟你這木牌上的人一個歲數，不然的話，你給了我，我也沒法用啊，還有這至豐三年是什麼意思？今年又是哪一年？」

吳桂花有一大堆問題，小黑貓哪裏回答得了？趁她不備，牠飛快叼起剩下的那半條魚，躡上牆頭又消失了。

留下吳桂花抱著那塊木牌瞎猜半天，到後半夜才勉強睡著。

因為院子裏沒別人，這一晚她就放心地回到了吳貴妃的房間去住，她才不在乎這屋裏頭天晚上死過人，人又不是她害死的。

她睡得特別踏實，就是半夢半醒間好像總聽見有人在外頭嗚嗚地哭，她煩得要命，閉著眼吼了聲，「大半夜的，哭什麼哭？」

至於哭聲停沒停，她還真不知道，因為她在忙著罵夢裏的女鬼，「有啥好哭的，誰害妳妳找誰去，跟我哭有什麼用？妳離我遠點，妳身上這麼臭妳自己不知道？」有事就說事，哭哭啼啼的想幹啥呢？吳桂花煩得一腳踹出去，那女鬼紙片似的，手腳劃拉著，轉眼只剩下一個白點。

第二天，吳桂花就著剩魚湯把昨天掐的槐花吃了，胃裏飽足的幸福感，美得她連昨晚作的啥夢都忘了。

去大槐樹時，吳桂花才想起來昨天半夜聽見的聲音，想半天也不敢肯定那到底是哭聲還是風聲。不過，這不是最要緊的，最要緊的是，隔壁院子的味道比昨天更臭了。

昨天她只是隔著門板隱約聞到一點味道，今天她站在劉公公住的房間內，隔著那麼厚的一堵圍牆，臭味都爭先恐後地往她鼻子裏鑽。

隔壁院子絕對有事發生，而且是大事，再不管它，臭味會引來巡邏侍衛的。

吳桂花把劉公公劈柴的斧子別在腰上，揣著那把從吳貴妃屋裏找到的小刀，爬上大槐樹，決定先去看看情況。

爬牆這種事，一回生二回熟的，吳桂花蕩著草繩溜下牆時，絕對不會想到自己進入這座神祕的鄰院，第一眼看到的會是一一

「你、你你、你你悄無聲息地躲在這兒幹麼？」

剛下地沒走兩步，旱地拔蔥似的，吳桂花面前「長」出了一個人。

吳桂花根本沒心思看這人是打哪冒出來的，因為看清這人的模樣，即使是自詡什麼都見過，什麼都不怕的吳老太太，刀都險些嚇掉下來。這個人跟她身量相似，但那張臉……魚鱗似的，長滿了黑褐色虎斑似的斑紋，一眼看上去，讓人從心裏直往外冒雞皮疙瘩。而且這人頭髮蓬亂而油膩，要不是身上穿的衣服沒打補丁，吳桂花險些以為他……不對，吳桂花往下掃了眼，不是「他」，是「她」，吳桂花險些以為她是打哪躡出來要飯的。

她蹲在大槐樹上觀察了昨天一天跟今天上午這麼半天，一直以為隔壁院沒人的！或者，只有死人……

吳桂花年輕時有個外號「吳大膽」，既然這是個人，那就更沒什麼好怕的了。她皺起鼻子，嗅了嗅這人身上的味道，斷定那臭味不是她發出來的。

於是她握緊刀柄，不退反進，「妳到底是誰？躲在那兒幹麼？」

對方張開嘴像是想叫，滿臉的虎皮紋皺成個哭臉，猛地閉了嘴，最後突然埋下頭往前院狂奔！

吳桂花猶豫了一下，決定追上去看看。

這人看著高高壯壯的，但跑起來歪歪扭扭的，不是喝醉酒的那種歪法，倒像是不知道怎麼用手用腳那樣，有種滑稽的不協調感。

吳桂花很輕易地追上了她，看她撞開一扇房門，咚咚跑進去，留下大敞的門洞，以及漫天爆炸的臭氣。吳桂花忍不住停下來嘔了一聲，門裏傳出來的臭味差點熏得她一個跟頭栽倒。

臭味絕對是從這個房間發出來的！吳桂花握緊斧子，把刀橫在面前，屏住呼吸，最後側身走進去。

這就是一個普通的廂房，但中間用一架屏風隔開，外面那部分只有一副桌椅，有沒有藏人一眼看得清楚，而裏面……那屏風繡著鮮紅粉白的大朵牡丹，鑲屏風的木頭一看就是好木料，是絹布發黃，是有年頭的老物件，不用再往裏走，吳桂花已經知道裏面是怎麼回事了。

屏風的正中央破了個大洞，透過大洞裏頭，一個人靜靜躺在床上，露出半邊側臉。那半張臉上長著大片綠斑，頭臉呈現鐵灰色，雙眼圓睜，朝著她的方向一動不動，死了不知道有多久。

她的旁邊還躺著一個，那人全身縮在被子裏，抖得整個床都跟著在抖，嘴裏斷斷

續續地哼，「咕……咕……咕……」

吳桂花心裏早有準備，過去年景不好過，死人一點都不稀奇。她不是沒看過死人，這時候倒不是很怕。麻煩的是，她這個理論上已經死了的人，該怎麼處置這個真的死了的人？這幾天有點熱，放在這不管，長出病毒怎麼辦？

指望虎皮紋怪人是不成的，她要是沒看出來這個虎皮紋怪人腦子有毛病，那她才是個真傻子！

吳桂花並沒有為難的時間，她還沒來得及思索，這個院子唯一的大門被人敲響了。敲門人聲音還很大，「八珠，妳這院子是怎麼回事？怎麼這麼臭？」

屋裏，虎皮紋的怪人哼哼聲一頓，吳桂花看見，她貓著腰，踩著小碎步，當著她的面又一次閃進了後院。

吳桂花沒空理她，她掏出小黑貓給的那塊腰牌。這塊腰牌的主人劉八珠就住在這所院子裏？那個虎皮紋就是劉八珠？不，不會，皇宮就是再不挑，也不可能讓一個長得那麼嚇人，智力還明顯有問題的人當宮女。那，劉八珠是那個死人？

這短短的時間內，吳桂花無數個念頭在心頭滾過，兩個院子之間光禿禿的，沒個遮擋物，她現在再想悄悄翻回去也沒機會了，又不能跟虎皮紋一樣往後院一貓，當什麼事都沒發生。這裏死了個人，萬一來人要調查，很快就能把她翻出來！到時候她只會更不好解釋！

敲門聲越發急迫，直到外面那人開始喊，「八珠，妳再不開門，我去叫侍衛來了！」

吳桂花抓住腰牌，做了個決定，她打開了院子的門。

外面那人月白色的大袖衫外套著一件紫色的長背心，身形極高，眉間微有皺紋，是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女人。她的手有些粗糙，臉上卻白而有光澤，看著有些精明，應該是個有點品級的宮女。她看見吳桂花在這兒，明顯有點受驚嚇，只是多看了她兩眼，竟然不十分驚奇，一手掩住口鼻，推開她往裏走，「妳姑姑幹了什麼，這裏竟這麼臭，這幾日怎麼不見人影？」

吳桂花立刻明白過來，這人不認識她！這時候，當然是靜觀其變最好。

美妙的事發生了，那人竟沒逮著她追問，低聲自語，「我也是傻了，問這個傻子，她能知道什麼？」疾步往裏去了。

吳桂花站在廊柱下，聽見一聲驚恐到極點的尖叫，轉眼那女人衝出來，扶著門廊的立柱一陣狂吐之後，頭也不回地跑了出去，她肯定去通知別人了！要不趁這個機會先躲起來再說？可現在皇宮裏已經有一個女人知道了她的存在，如果她無故消失……要不要跟皇宮侍衛玩躲貓貓？

吳桂花內心天人交戰，忽然想起先前見到虎皮紋怪人的地方，轉身跑向後院，那裏一定有個祕密的藏身地！跑過去時，看到吊在槐樹上的草繩，她猶豫了一下，把它扔回了牆的另一頭。

院外疾雨般的腳步聲衝過來，有男人大聲問：「是哪間屋死了人？」

「那間屋。」果然是那個女人的聲音。

吳桂花趕忙趴在草叢裏，不敢再動了，但外面那些人根本沒有到後院來的意思，那陣腳步聲真的像疾雨一樣，飛快地來了，又飛快地走了。

期間，有人問了幾句話，「這宮人也是伺候吳庶人的？」

那女人答道：「她就是一個粗使宮女，這一片宮殿都是她在打掃。」

「那妳是誰？今日為何到這裏來？發現這女人的時候，這附近有沒有別人？」

聽到最後一個問題，吳桂花心不由提了起來。

那女人有條不紊道：「我是尚宮局秦司簿，與劉八珠是同鄉，這幾日她原本應到尚宮局換新的腰牌，卻始終不見人影，我便走了這一趟，我發現她時……」她頓了頓，「她的身邊並無旁人。」

吳桂花悄悄吐了口氣，聽那侍衛聲音客氣了不少，「原來是秦女官，失禮了，那妳知道，她平時有沒有什麼病？」

「我記得聽她說過，近些日子她時常感到胸悶，可您知道的，像她這樣的宮人，生了病也不會有人給她看病，怎麼？她是突然發病嗎？」

侍衛說：「她床前有嘔吐物，几案上放有未喝空的藥碗，神態安詳，照常理推論，應當是病死的，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推測，是不是還要看件作。」

秦司簿苦笑了一聲，「一個沒錢沒勢的宮婢，死便死了，誰會專門給她請件作？」

「那秦女官的意思是？」

秦司簿的聲音很低落，「沒什麼，多謝您了。」

侍衛說：「若是秦女官沒有其他的事交代，那我們就先走了。」

秦司簿道：「沒有了，請大人先行吧。」

「秦女官不走嗎？」

「不了，我與八珠同年進宮，又是同鄉，總有些交情，我想找找她有什麼遺物，也好給她家人捎去，也算全了這份情誼。」

聽到這裏，吳桂花心中一跳，這個秦司簿跟侍衛的對話讓她有種感覺，秦主簿似乎很不希望侍衛們發現這裏有除了劉八珠之外的第二個人，這是為什麼？

侍衛最後說：「如果秦女官稍後有事想起來的話，可以到永安門的侍衛監獄告知我們一聲，告辭了。」

侍衛們離去沒多久，一隻紅繡鞋出現在吳桂花面前，秦司簿蹲了下來。

吳桂花趴在草叢裏沒動，她能感覺到秦司簿沒有惡意，秦司簿看她的眼神，更多的是好奇，還有少少的憂慮。

秦司簿蹲下來，「妳姑姑死得這麼突然，以後妳怎麼辦？」見吳桂花目不轉睛盯著她，不由伸出手擋住她的視線，道：「妳這樣瞧著我也沒用，我只是一個司簿，若妳是個好好的人，給妳安排一個活計倒不難。可妳這樣傻，沒了妳姑姑，妳在這皇宮裏又能活多久？」

「我不傻。」吳桂花覺得一時裝傻子不難，一直裝傻子的難度太高，她必須抓緊時間澄清。

秦司簿愁眉深蹙，一看就沒信，「好，你不傻。」

吳桂花認真道：「秦女官，我真的不傻了。」

秦司簿這才驚異地重新看她，「瞧這說話的模樣，是不傻，可妳姑姑不是說，妳傻得連人都認不出來嗎？」

吳桂花道：「我原來好像是腦袋裏昏昏的，除了姑姑，誰都不認得，可前些時日，姑姑躺在床上，叫我替她取藥銚子來，我突然就懂了。」

秦司簿好半天沒說話，吳桂花也不知道她信了沒，臉上仍是先前那懵懵懂懂的神情。

秦司簿道：「妳若是真開竅了，也不枉妳姑姑養妳這麼些年。」

吳桂花低下頭，照理她應當哭兩聲，可她跟劉八珠素不相識，兩人唯一的聯繫就是那塊腰牌，哪裏哭得出來？

秦司簿抹了下眼睛，歎氣道：「瞧著是知事了些，可哭都不會哭，還說不傻，妳姑姑死了，妳知道什麼意思嗎？以後妳沒人管了。」

吳桂花琢磨著她從前村頭的傻子王大強說話的神態，「可姑姑跟我說，她要去好地方享福去了，只要姑姑能享福，我沒人管就沒人管，我這麼大了，自己能管自己！」說到最後一句話時，她極有底氣地抬了頭。

秦司簿幾乎不忍直視，「瞧著正常了些……怎地又冒了傻氣？」

吳桂花不跟她爭辯，只問：「那些人把我姑姑帶哪去了？」

秦司簿奇道：「妳不是說妳姑姑去好地方了嗎？那還問那些人做什麼？」

吳桂花直愣愣道：「她說她先走一步，還有遺蛻在這兒叫我妥善處置，不能讓人隨便扔了。我得去把我姑姑的遺蛻要回來。」說著站了起來。

除非劉八珠會托夢，否則哪來這麼些話？吳桂花這麼說，完全是她老一輩人的想法作怪——人死了得入土為安，萬一讓那些人隨便把劉八珠扔了總是不好，她借了別人的名頭，至少要叫她姑姑死後有個棲身處。

秦司簿滿心傷懷，竟被她這說法給逗得笑了，攔住她道：「妳姑姑到底跟妳說了些什麼？仙人的肉身才叫遺蛻，這詞妳不能亂用。」

吳桂花說：「那可多了，我一時半會兒想不起來許多，她還給我留了錢，秦女官妳等著，我去取給妳。妳把錢給那些人，贖我姑姑的遺蛻回來，」

她摸摸腰裏藏的銀袋，裏面有幾塊碎銀子，決定去劉八珠死前睡屋子轉一圈就出來。

她說的錢是從吳貴妃房間搜出來的一點碎銀子，她打算把這銀子給秦司簿，請她去辦這事，這人能想到來探望她這個落魄的同鄉，應當是個厚道人。

「慢著，她在這地方，又養著妳，能攢幾個銀子？」秦司簿叫住她，道：「妳先留著，我過兩日等慎刑司核對完畢，把她領出來。妳留著打點那些收屍人，給她買副薄棺，一身好點的衣裳，別叫她穿著這一身，到了下面還要伺候人。」

最後一句話，秦司簿說得極低極低，吳桂花並沒聽清。她假意到房裏轉了轉，捧出三四顆碎銀子，一股腦塞給秦司簿，「都在這兒了，秦女官，妳可要快些，我姑姑說，過些天，她還要回來檢查我有沒有辦好。」

秦司簿抓著滿手的銀子，待要推辭，又怕跟個傻子說不通耽擱時間，索性先收入袋中，同她道：「也好，這些銀子我先收著，有用不完的，我再給妳。」

吳桂花大方地揮了揮手，「都隨妳。」

劉八珠收養的這個孩子是在永安門那兒偷偷抱回來的棄嬰，一向不敢讓她在人前

露面。秦司簿還是極小的時候見過一回這個同鄉的養女，便是那一回，她也沒見到這丫頭的正臉，對她自然更談不上有什麼感情，剛剛她在侍衛面前瞞下這丫頭的事，後面又來尋，也只是出於對同鄉的同情，並沒有打算為她做些什麼，但只這數句話的功夫，她做了個決定——

「看來妳是真的大有長進了，待忙完妳姑姑的喪事之後，我給妳找個活做，她養妳一場，妳年節給妳姑姑供一碗水飯，燒幾身衣服下去，這樣妳姑姑也不必在下面挨餓受凍。」

吳桂花萬沒想到秦司簿會突然生出這個念頭，脫口道：「不行！」

她現在不只是個黑戶，還是個有仇家的黑戶，萬一她被秦司簿安排到仇家在的地方，她豈不是還要再死一次？

見秦司簿目露疑惑，她靈機一動，道：「我覺得這裏就不錯，我姑姑不是一直在這兒幹活的嗎？」找工作可以，弄個正式身分很重要，其他的……還是別太扎人眼了。

秦司簿甩袖道：「跟妳姑姑一樣，沒一點志氣！一個冷宮的宮女有什麼出息？」

吳桂花低頭訥訥道：「可我才好了沒幾天，什麼都還不知道，我怕我哪天又犯糊塗，辦錯了事。」

秦司簿跟她說了半天話，險些忘了同鄉告訴她的，這孩子以前傻得連話都說不清楚，怕是真的難堪大任。她是不肯在嘴上低頭的人，只道：「行了，我過幾日來尋妳，在此之前，妳別到處亂走。」

吳桂花心說，放心吧，我比妳還怕出事。

她連聲答應著把秦司簿送出門，轉頭門上門門就往後院去了。

她必須弄明白，虎皮紋怪人那麼大個活人到底哪去了！

第三章 地窖裏的怪人

解決身分問題，吳桂花心情振奮不已。

她看出來了，重華宮地界偏遠，只要她不折騰出大動靜就不會有什麼問題。

想通這一點後，她差點在後院裏掘地三尺，終於在大槐樹附近的大石頭旁邊找到了一塊木板。這木板用一塊草皮偽裝起來倒扣在地上，要不是她搜尋得仔細，走路的時候發覺聲響不一樣，還不一定能發現。

若她想的沒錯，木板下面一定有個類似地窖的存在，這個虎皮紋怪人一定藏在地窖裏。

但吳桂花隔著木板敲了半天，又叫了半天，裏面一直沒人吱聲。反正那姑娘不可能在裏面躲一輩子，等她願意出來時，再想辦法跟她溝通吧。

吳桂花把怪人的事丟到一邊，吳貴妃的院子還有些東西她要拿，因為繫在大槐樹上的繩子被她扔過了牆頭，她又在院子找了一架梯子將它搬到牆頭，翻了過去，結果等到她取完東西要回來時，梯子竟不見了。

她只好抱著草繩溜下去，敲了敲木板，「喂，妳若是不希望我住進來，就出來親自同我說。」說完，她抱著零零碎碎的小物件去了前院。

之前的臭味還沒完全散乾淨，吳桂花把長在院子裏的艾草拔起來，拿幾截枯草當

引火絨點燃，放在院子各處薰蒸。

趁著薰蒸的時候，她在每個房間看了看，這座院子比吳貴妃那邊只少前院照壁的那部分，房間其實不少，除了後院一排倒座房之外，正院共三間房，西邊也有五間廂房，雖然門後沒有照壁遮擋，但因為兩側有兩間耳房，形成一條小小夾道，倒不用擔心開了門讓人一眼把整個院子望到了底。這兩間耳房一個是雜物間，另一個被闢做廚房。

吳桂花甚至在後院找到一口井，她現打了一桶水出來，水質比她昨天舀的湖水乾淨多了。

廚房裏依次擱著米麵油鹽糖等物，就是沒看見蔬菜，這才有居家過日子的樣子嘛！

吳桂花把劉八珠旁邊的廂房收拾出來，決定這間以後就是自己的臥房，因為這是整個院子唯二有床的房間。

她還在廂房旁邊找到了一扇小門，應當通往吳桂花先前在大槐樹上看到的小院子，小門上的鎖鏽得幾乎看不出原來的顏色。吳桂花扒著門縫看了看，視線被滿地亂長的野草擋住了一大半，她決定先放著等以後再說，忙活了好半天，房間總算收拾得能看了，時間也快到了下午。

吳桂花摸摸叫了大半天的肚子，轉身去了廚房。

她在打掃房間之前，先去廚房捏了個麵團，在麵團裏加了點糖和鹼，還用小火隔火保溫發酵，現在小半天過去，麵團脹成鼓鼓的一大坨，早就發好了。

她取出麵團，趕忙把灶下的火撥旺，趁燒開水的空檔，她又把麵團搓成一長條，不一會兒，麵團被切成十個白胖的白團子，整整齊齊地擺放在雪白紗布上，被架上了蒸籠。

一刻鐘後，吳桂花坐在廚房門口，一手一個，啃著香噴噴的大饅頭，不覺笑開了懷。昨天還發愁下一頓在哪，今天連饅頭都吃上了，這不是好日子，什麼是好日子？

吃著吃著，她忽然有所感應，猛地一回頭，那虎皮紋怪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摸到前院，站在正房的屋簷下，一雙眼睛直勾勾盯著她手裏的饅頭，嚥了嚥口水。

吳桂花站起來，舉起手裏剩下的那個饅頭晃了晃，「想吃嗎？」

虎皮紋怪人往後退了一步。

吳桂花沒追她，用個乾淨的盤子把饅頭盛起來，放在臺階下，說了聲，「想吃自己來拿。」一轉身去了廚房。

等她出來時，饅頭不見了，虎皮紋怪人也不見了，盤子裏剩下好大一口口水。

吳桂花：「……」

既然有吃有喝，吳桂花決定在秦司簿再次上門之前，先老實地窩在重華宮哪兒也不去，免得生出事端。

正好院子裏到處是雜草，她閒著沒事，撬開了東邊廂房那頭小門的鎖，又把那滿院子的草全拔了，還從雜草叢裏挑出幾叢野韭菜，幾棵野蔥，還有馬齒莧、魚腥

草等一些可以食用的野菜和新鮮的艾草，最後在草叢裏找到了一窩鳥蛋。

吳桂花驚喜不已，把鳥蛋和野草放好，挑出野草裏長而韌的部分搓成草繩，艾草全部留下來晚上熏蚊子。

吳桂花是窮過來的，日子從來過得精細，剩下的草稈也不浪費，把薄荷、蒼耳子等認得的藥材再揀出來，一樣樣都攤在臺階上曬乾，再把那些雜草撥到另一邊，這些草晾乾後，當枕芯或者引火用也是極好的。

到晚上的時候，她用醋加鹽拌了點馬齒莧，鮮嫩爽口的馬齒莧加上香甜又有嚼勁大饅頭，她足足吃了三個才滿足了。

最後，她扶著撐得溜圓的肚子，去才收拾出的後院轉悠了一圈消食，順便巡視領地。

不出意外，這座院子以後全都是她的地盤了，這麼大的院子，她以前從來沒住過，可不得好好規整規整，看能幹點什麼。

一圈轉完回來之後，她放在臺階下的盤子果然空了，只是乾淨漂亮的白瓷碟子上多了個豁口。

吳桂花還是什麼都沒說，第二天上午，她只做了自己一個人的菜，臨了揣上昨天剩下的饅頭，關好廚房的門，在院子裏吼了一句話——

「下回想吃東西，自己來跟我說。還有，糟蹋東西的人沒飯吃。」接著，她轉身去了小院繼續拔草。

吳桂花不介意多做一份飯，畢竟受了她養母的遺澤，這一院子的東西也是人家留下來的，代她照顧一下孩子也是應該的。上輩子吳桂花一個人養四個孩子，在那麼困難的年月都過來了，多這一張嘴，她完全不覺得是問題，但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傻的姑娘顯然想趕她走，要是總給她找不痛快，那她就不樂意了。

儘管這姑娘目前只是惡作劇，但同在一個屋簷下，以後自己還需要借她的身分掩護，更需要她的配合，萬一被她漏底了怎麼辦？

吳桂花說到做到，中午做了野韭菜煎鳥蛋配著饅頭吃，晚上把魚腥草涼拌，並擀了麵條，一個人連菜帶麵吃得乾乾淨淨，一口湯都沒給她留。

虎皮紋怪人沒堅持過兩天，第三天中午，吳桂花鍋裏正煎著韭菜煎餅，鼻子忽然竄進一股異味，她頭後汗毛一豎，想也沒想，將手裏的鏟子往後一揮——

「啊——」

吳桂花轉過頭，果然是虎皮紋怪人不知什麼時候躲到她身後，捂著手哇哇直叫，見吳桂花瞪她，轉身就要跑。

「妳再跑，今天也沒飯吃！」吳桂花叫道。

虎皮紋怪人腳步一頓，吳桂花已經轉到她面前，氣勢洶洶地伸出鏟子指著門口，「去，坐那去！」

虎皮紋怪人嚇得哆嗦了一下沒動，吳桂花眉毛一豎，正要接著吼，她竟然嘴角下撇，做了個哭相。

吳桂花：「……」我們倆到底誰長得比較嚇人？

不過經她這一嚇，虎皮紋怪人嘴巴撇著撇著，竟真的小步小步挪到了門口的小杌

子那兒，規規矩矩地坐了下來。

真的是規規矩矩地併著兩腿，兩條手臂垂下來，坐姿異常僵硬，一雙眼睛巴巴地盯著放煎餅的盤子來回動。

吳桂花煎完最後一塊餅，指指水缸的方向，板著臉道：「先去洗手。」

虎皮紋怪人猛地跳起來，跑到放水缸的地方，舀起一瓢水反覆沖洗，直到手上的泥汙全部被沖下來，還舉著手給她晃了晃，一看就是經常做這件事。

吳桂花點點頭，原以為自己還要再費一番口舌讓她聽懂，笑著誇了一句，「很好。」將盤子推到她面前，「吃吧。」

虎皮紋怪人小心地看了她一眼，見吳桂花垂著眼皮，彷彿沒再注意她，趕緊抱起盤子，伸手夾出一大塊煎餅，往嘴裏塞去。

吳桂花試著給她夾了一筷子涼拌蒲公英，虎皮紋怪人嚇得縮了一下沒躲過，叼起一根吃了，頓時苦得一臉的虎皮又皺成了一坨。

吳桂花沒忍住，哈哈笑了，蒲公英有清熱消炎的作用，她這幾天總跟屍體待一起，怕不小心染上什麼病，便把拔出來的蒲公英只過一遍水就涼拌著吃了，算是心理安慰，但蒲公英味道苦，不煮透去不掉那股苦味，沒有心理準備還不一定吃得慣，也可以看出，劉八珠待這孩子心有多實，連野菜都沒捨得叫她吃。

虎皮紋怪人本來怕得要往後縮，聽見吳桂花的笑聲，呆了一下，忽然唇邊挽出一點小小的笑渦，那笑渦一閃即逝，很快，她彷彿受驚似的，深深地垂下了腦袋。吳桂花看在眼裏，什麼都沒問，又給她夾了一筷子，覺得虎皮紋怪人皺著臉，卻劃拉著筷子，不敢扔也不敢走的樣子有些好玩。

安安靜靜地吃完了飯，虎皮紋怪人摺了筷子就跑得不見人影了。

打掃完廚房，吳桂花掂掂只剩底部一點鹽的鹽罐，正在想到哪去弄點鹽回來，三天沒有動靜的大門再度響起了敲門聲。

吳桂花居住的這一片院落與其說是宮殿，實際位於整個皇宮北端的破落院子，與獸苑掖庭相鄰，且多年失修，養了些鼠豕蟲鳥在此橫行，再因數年前一些莫名其妙的傳說，此處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禁地，可謂是冷宮中的冷宮。

即使秦司簿與劉八珠有這樣的淵源，不是要事在身都不願意登門。

今日只是站在門口，秦司簿就察覺到了重華宮的變化，不是它變得有多煥然一新，而是那股沛然的生機，令這座原本破敗衰頹的建築彷彿忽然間鮮活了許多。秦司簿盯著剛剛被沖洗過，還有不少水漬殘留其上的石板路，問道：「怎麼想起來清掃這些地方？」

吳桂花神情有些失落，道：「這裏太大、太空了，只有我一個人，不做點活怎麼打發時間？」

秦司簿便想，是了，八珠才死沒幾日，兩人又是相依為命共度許多年，她驟失至親，又沒有朋友，無處可以消遣，必然覺得難挨。再看此處青草齊根而折，被整齊排放在院牆邊上，房門上還掛了個艾草花環，心想，這孩子癡了許多年，一朝通了靈竅，其他能耐不知道，倒看出來是個做事伶俐的人，便道：「這裏畢竟偏僻，萬一有事發生，我也難以照管，前兩日司苑局說他們差幾個人手，我給妳找

個輕省些的活，妳不必守在這裏。」

吳桂花就怕秦司簿對她過於上心，這兩日總算找出個完美的藉口推拒這些好機會，低了頭說：「姑姑養我這些年，我沒報答她什麼。這裏畢竟是姑姑住了這麼些年的地方，我這一走還不知道以後會成什麼樣。」

秦司簿皺了眉道：「這是宮裏的房子，需要妳操什麼心，妳趁早歇了這個心思，萬一叫主子們聽見，妳還想不想活？」

吳桂花忙擺手道：「您誤會了，我聽說民間至親去世後，家人要為他們守孝三年，我是想依規矩為姑姑守三年。」

秦司簿與劉八珠同日進宮，同是做奴婢也有高下，劉八珠在冷宮中蹉跎十幾年，秦司簿卻因為識字，進宮便考取了女官，從最低等的女史做起，兢兢業業十幾年，經營出今日局面，面對昔日舊交，心裏不是沒有幾分得意的，而今日，她卻對這個已經死去的同鄉生出了一分自己也不願意承認的羨慕。

大鄭皇宮數萬奴婢，上至正三品宮令大人，下至無品無職浣衣局宮女，這麼多人最怕的只有一件事，老無所依，死後淒涼。

「宮婢一旦歸入各司，錄上名簿，除非上面的主子們發話，不會輕易再有變動。妳既然一再堅持，那日後不要後悔。」秦司簿將手裏的東西遞給她，一樣樣交代，「妳姑姑已經報了病亡，我用打點後剩下來的銀子弄了些酒菜鮮果來，宮裏不許燒紙，我帶了幾炷香，妳去把這些東西供起來，給妳姑姑磕個頭，也算全了妳們姑侄之間的情誼。」

吳桂花正色應了，又請教秦司簿，「那我該將它們擺在哪裏？」

秦司簿年紀小小就被充為宮婢，哪裏知道這些規矩，只道：「宮裏不許私自設祭，妳姑姑那日是從永安門出的宮，妳就擺在她住的廂房裏，不必講究禮數，朝北給她磕幾個頭吧。」

劉八珠房裏原本有個小小的佛龕，裏頭供著一個吳桂花認不出的神像，便把她供佛的香爐拿來插香，再將前幾日採來的野菊花另用一個瓷瓶裝好，擺好酒菜，點燃了線香，除了沒有牌位，這供桌竟有模有樣了。她雙手合十，面向神像跪下，心中默默祝禱，「劉八珠，妳今生不幸當了宮女，一輩子沒能出宮嫁人，想必除了那虎皮紋丫頭，對這宮廷也沒啥留戀。我既承了妳的遺惠，便在此對妳許個諾，從今天開始，若有我一口飯吃，我便盡我所能，替妳管著妳侄女一天，願妳早登極樂，來生有個好家世，不用再做宮女伺候人。」

一時看著裊裊燃起的青煙，想起從今往後，自己也將代替劉八珠住在這枯寂破落的深宮，不知幾時得見天日，不覺滴下淚來。

吳桂花其實最愛看人淌眼抹淚的，今日因為劉八珠的死勾動了情腸，雖說她死前想得瀟灑，說要拋卻過去，可那是自己努力了一輩子的家，哪有這麼容易？又想起自己在另一個世界的兒女親人，竟是悲從中來，好好哭了一場，對比之下，倒顯得一側眼圈微紅的秦司簿不夠情真，像個真正的外人一樣。

秦司簿只以為這個侄女同劉八珠感情深厚，看她哭得幾欲暈厥，更不生疑，只叮囑了一句，「以後切不可在人前如此哭笑無忌，不說主子們知道了不喜，便是那

些教養女官們知道，也不會饒妳。」

果然是萬惡的封建社會，哭笑都不由己……

吳桂花心中鬱鬱，倒沒忘了另一件事，「那我姑姑被送出宮後，埋在哪？」

秦司簿歎道：「像我們這樣的人哪裏有埋身之處？妳年節不忘遙祭她一頓水酒就夠了。」

吳桂花卻搖頭道：「她一輩子苦命，臨到死了總該有個自己的地方住，還有，萬一姑姑家裏人想祭拜她呢？得有個地方吧。」

秦司簿心說，能把女兒送進這種地方的會是什麼好人家？卻當她一份孝心事事求全，道：「那要看妳捨不捨得出錢了，若是宮女們沒人料理後事的話，一般是一張蓆子裹住，埋在永安門外邊的野狐落，若想有個像樣的墳塋，只能多塞些銀子，求燒埋的太監幫忙了。」

吳桂花一聽大喜，能用銀子解決的事就不是問題。

她沒多想，把手裏剩下的那幾個銀子，並那根金釵拆下來的珠子拿出來，一股腦塞給秦司簿，「那這些夠嗎？」

「這顆珠子，妳從哪來的？」秦司簿拈起珠子，眉頭蹙得更深。劉八珠一個冷宮宮女，從哪裏得到這些好東西？

吳桂花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「那不是隔壁的吳娘娘嗎？她婢女嫌沒東西吃，出錢跟姑姑買了好幾回吃的，這珠子就是她給的，讓姑姑做一個月的飯給她吃。對了，這幾日吳娘娘不見了，連她那個婢女都不見了，是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她早想好了，一定要找機會打聽吳貴妃的事情，好有備無患，眼前的秦司簿就是個極佳的人選。

秦司簿神色卻嚴厲起來，「看來不調妳出重華宮是對的！在宮裏的大忌，頭一件便是切忌亂問亂看，妳知道多少人就是死在好奇心太過這上面？吳氏的事也是妳能打聽的？」

吳桂花沒想到她發這麼大的脾氣，原以為這次定是問不出什麼了，結果秦司簿話頭一轉，道——

「不過吳氏與妳做了這麼久的鄰居，我提醒妳一些也好叫妳心裏有點數，免得妳下次不知輕重犯了忌諱。」

吳桂花做出洗耳恭聽的姿勢，聽秦司簿道——

「吳氏原是貴妃出身，因私窺帝蹤，被貶為庶人，三日前已病逝於重華宮。陛下網開一面，許她附葬帝陵。」

「屍體」本尊在這，那些人拿什麼附葬吳貴妃？看來這事裏有不少古怪。

不過吳貴妃的事既然皇宮已經定案，至少在明面上不會再有人在皇宮裏追究吳貴妃失蹤的「屍體」了，這對她絕對是件好事。

至於吳貴妃以前做了什麼事，要不是怕不知情踩了雷，吳桂花連問都懶得問。

秦司簿道：「吳貴妃犯的罪不輕，她的東西，妳最好不要隨意拿出來。就像這顆珠子，一看便是珍品，原本在吳氏事發被奪回金冊之際便該收歸內庫，即便不收回，也不是如妳我這種人能夠得到的。」

吳桂花拿這顆珠子出來也只是想做個話頭，哪裏會不知道這珠子的珍貴之處？她連連點頭，表示受教，卻忍不住問道：「私窺帝蹤是什麼意思？」原諒她老人家文化水準一般，看電視劇像這種文詞的理解從來都是靠瞎蒙的。

以她的見識，問出這話也不奇怪。

秦司簿給她解釋了一遍，又順便簡單說了些宮裏的規矩。

吳桂花咋舌道：「只是因為這件事就被貶到了重華宮？這也罰得太重了吧！」

秦司簿知道跟她解釋太多她也聽不懂，因而又嚇唬她一遍，「現在妳知道宮中規矩有多嚴了吧？即使如吳貴妃這樣盛寵一時，連皇后都不得不暫避一二的人物，一旦犯了忌諱，被君王所厭，也再無翻身之日。」見這昔日的傻兒一臉懵然，她歎道：「何況宮中情勢複雜，隱祕甚多，有時候我們聽到的、見到的，都不一定是真相。」

秦司簿又交代她幾句內宮行走的忌諱，道：「我已將妳的名字上報，過幾日妳的腰牌趕製出來，我再給妳送來。」

吳桂花自然應下，見秦司簿說話時，手掌不時按壓胃部，從廚房裏揀了幾個中午蒸的饅頭給了她。

秦司簿接過手，見這白團團的蒸餅握起來軟綿綿的，咬一口軟彈香甜，不覺奇道：「這是妳做的蒸餅？怎麼不像蒸餅？」而且吃起來沒有吃蒸餅那樣硬邦邦的，嚥下去讓人胃裏硌得難受。

吳桂花心說，什麼蒸不蒸餅的？難道皇宮裏連饅頭都沒有？

她笑著道：「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，以前總看姑姑做，那時候不知道記她是怎麼做的。這幾天自己胡亂試著做了做，便是這個東西了。」

秦司簿吃了東西，心情好了不少，微一點頭道：「味道倒是還可以。」

吳桂花忙道：「既然秦姑姑喜歡，我多給姑姑做幾個。」她不著聲色地換了個更親近的稱呼。

秦司簿未答，慢條斯理地吃完一個饅頭，又揣了兩個，方起身離去。

吳桂花送秦司簿出了門，轉身去收拾放在廂房裏的供桌。

秦司簿帶來的三炷線香早已燒完，吳桂花盯著大碗上方繚繞不去的煙霧，低聲道：「妳還有什麼事放心不下的嗎？」

她們老輩人的說法，如果上香燒的形狀是羅圈狀，說明因為有未了的心願，亡者靈魂就在附近不願意離去。

忽然聽見一聲低泣，虎皮紋怪人不知什麼時候站在門口，一雙眼睛癡癡望著那幾炷香，流了一臉的眼淚。

吳桂花向她招手，「妳也過來，給妳姑姑磕幾個頭送送她吧。」

虎皮紋怪人這回沒有猶豫，抹著眼淚撲上前跪下，磕了好幾個頭，嘴裏還是不成調的幾聲咕噥，「咕……咕……」

騰起的青煙將虎皮紋怪人身子虛虛繞過一圈。

吳桂花微微一歎，悄悄退出門外，將空間留給了劉八珠這個真正無法放下的孩子。